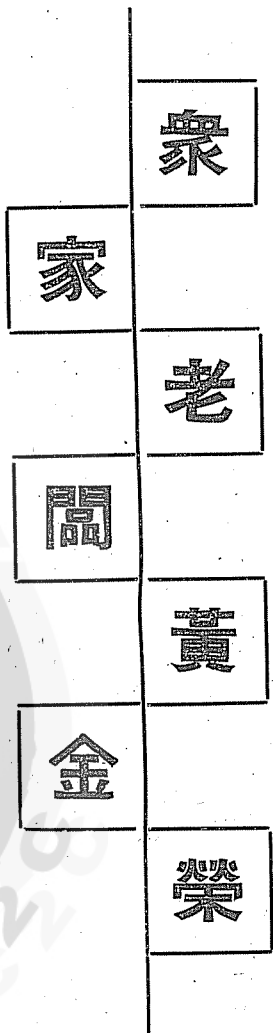


(八) 榮黃關老家衆



(八)

章 君 毅

故弄玄虛擺佈疑陣

聶榕卿明明白白的是要拒露蘭春於千里之外了，到這時候，露蘭春實已無話可說，她神情沮喪的站立起來，向聶榕卿告辭，低聲的說：

「爲了我們的事，給老爺添了不少的麻煩，我心裏真是過意不去。」

可是，聶榕卿仍在毫不容情的說：
「只要道理站得住，什麼麻煩我都不怕。反正你們的事我是管不了的，現在我只請你記住我的話，暫且別來，也就罷了。」

露蘭春神情黯然的應了聲是，心情沉重的離開了聶家。她失魂落魄的回到都城飯店，幸好都城飯店四週的黃老關手下，僅祇奉命監視，他們無意向露蘭春採取行動，這才讓她有驚無險的出入了一趟。

事態嚴重，兼且緊急，露蘭春回到五樓五〇一室，她和薛二的秘密香巢。不但她寄娘還在焦急的等消息，連她的寄爺張師也十萬火急的趕了

來。五〇一室裏焦灼等待的三個人是薛二和張師夫婦，他們一看露蘭春的臉色，就知道大事不妙。

露蘭春說了她見聶榕卿的經過，四個人的八條眉毛一致緊緊皺起，再關起門來經由一次冗長而緊張的商議，一致決定，露蘭春當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只有遵照黃金榮所開出來的條件，從盧家灣聶公館當衆回到鈞福里黃公館，一切的一切，等露蘭春和黃金榮見面以後再談。張師振振有詞的對露蘭春說：

「誰教你事情做得那麼絕，在道理上又站不住呢？事到如今，妳也只有這一條路了。」

儘管露蘭春業已整個屈服，願意當衆坍台，當衆乖乖的從聶公館給帶回到黃公館，然而認真去辦却還大有問題。因爲聶榕卿已經言明在先，他肯捲入漩渦，惹上是非，他對露蘭春下過了逐客令，不許露蘭春再上他的門，這就形成了一個棘手問題，露蘭春進不了聶公館，她又怎樣回到黃公館去呢？

談來談去實在想不出好辦法，張師只好硬起頭皮，自告奮勇，托詞送禮，親自上聶公館走一趟，當面懇求聶榕卿幫個大忙，救一救露蘭春和薛二的兩條性命，准許露蘭春次日前往拜壽。

張師見到聶榕卿的時候，聶榕卿向他說了一篇着實無可反駁的大道理，簡而言之只有三句話：露蘭春捲逃並非直接的逃到聶家，聶家當然不能讓露蘭春當衆從他們家回到黃家，否則的話，豈不成爲聶家教唆露蘭春捲逃了嗎？——聶榕卿話說得入情入理，使張師心中打好底稿的一篇拜懇之詞，一句都說不出口去。尤其，聶榕卿還在絕不容情的說：

「明天我過生日，照例要唱一晚上的堂會戲，我自己的戲碼已經定好了是鎮潭州，照說我該請露老闖來配場再興。但是爲了表示我不能牽涉到露老闖的任何事，我已經改請翁瑞午了。」

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何況聶榕卿爲了洗刷嫌疑，堅拒露蘭春再進他家的門，態度堅決，無可動搖。作最後努力的張師鐵羽而歸，垂頭喪氣回到

都城飯店。五〇一室裏的四個人愁眉不展，長吁短歎，彷彿已經臨到了世界末日，一切都絕望了。

然而，露蘭春誠不愧爲既美且慧，冰雪聰明，當室中四人大禍臨頭，生死俄頃，岌岌不可終日的分際。唯有她靈機一動，計上心來，她藉的面露喜色，兩手一拍，從大沙發上站了起來歡聲說道：

「我有辦法了！」

薛二和張師夫婦，一疊聲的忙問：

「什麼辦法，什麼辦法？」

露蘭春却又故弄玄虛，譁莫如深，她拿起一件時式旗袍便到浴室裏去換，一邊隨口漫應的說：

「我要出去一趟。寄爺寄娘，你們可以放心回去了。」

欲擒故縱存心挑逗

薛二送走了滿腹狐疑，憂思忡忡的張師夫婦，再把愛侶露蘭春送到大門口，目送她安然無恙的坐上汽車絕塵而去，然後再回到五〇一室苦等下文。

露蘭春驅車直駛翁瑞午的住處，一進門，便躺到一張美人榻上。

這翁瑞午也是黃浦灘上的一位知名之士，他平生的顯著事跡，便是和大詩人徐志摩、名女人陸小曼合演過三角戀之後的另一章三角戀，而在徐志摩搭乘飛機撞山身死後，成爲了陸小曼的夫婿。在早年上海的名媛名伶脂粉隊中，他確實可

以算是一個得心應手，予取予求的風流人物。如所週知，翁瑞午這個人溫柔敦厚，多才多藝，他的一生便是一篇羅曼蒂克的傳奇。

翁瑞午稱得上是一位世家子弟，他父親做過一任桂林知府，瑞午自小聰明絕頂，由於耳濡目染的緣故，對於詩詞字畫，絲竹彈唱，幾於無所不嗜，無所不精，可是他幼年患了童子癆，身弱體輕，多災多病。他父親特地爲他重金禮聘武林能人，推拿名手丁奉山給他醫治。丁奉山先前的著名的江洋大盜，老年洗手，改邪歸正，帶着他的兩個兒子丁鵬山和丁鶴山到上海行醫濟世。丁奉山擅內功，精通穴道。他的奇技之一，是使十幾個人攜手並肩而立，隨便他在那一個人身上施展推拿之術，其餘的人筋骨全會震動，五臟六腑俱有熨貼的感覺。丁奉山治好了翁瑞午的癆病，翁瑞午父親在感激驚喜之餘，便命翁瑞午拜丁奉山爲師。

不數年，便盡獲其術，自此成爲黃浦灘上的推拿名手，名媛名伶趨之如鶩。

除了推拿術，翁瑞午又是平劇名票，豪門富戶演堂會戲，他又是最佳的總提調人選。所以那一天，當露蘭春聽說翁瑞午應聶榕卿之邀，在聶的祝壽晚會上取代自己，陪同聶榕卿演出鎮潭州，飾演楊再興，她便戲妝前往翁瑞午的住處，往那張美人榻上一躺，要翁瑞午給她按摩按摩，推拿推拿。

當翁瑞午欣然應命，伸張十指，在她的豐隆嬌軀之上下功夫。露蘭春便似有意，若無意的，閑閑問起：

「明天聶府堂會，你可有事？」

翁瑞午手上正在使勁，一時難以分神，便順口漫應的回答她這一問道：

「有。」

「是總提調？」

「說不上。」翁瑞午謙抑的一笑，露出滿口雪白的牙齒：「不過是幫聶先生出點主意。」

露蘭春誘之深入的說：

「聽說我寄爺要票鎮潭州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誰唱楊再興？」

露蘭春的這一問，尖銳之至。使翁瑞午突然憬悟，她的話裏大有機鋒了。爲了免使露蘭春當面難堪，他便淡淡的答道：

「還沒定好吧。」

露蘭春更進一步，露骨的說：

「算了吧，誰不知道你的雉尾生，在黃浦灘上是數一數二的！」

翁瑞午馬上提高警覺，虛晃一槍的說：

「我？差得遠哩。怎比得上露老闖，鎮潭州裏的楊再興，一向都是你的絕活。普天之下，除了朱四十，誰能比得上你！」

一男一女一邊推拿，一邊相互客氣，其實是露蘭春在使心機，翁瑞午不過隨口漫應，她想讓翁瑞午在不知不覺間墜入彀中，所以，接下去她便存心挑逗的說：

「午生，你的雉尾功確實是沒有話說，一定棒。你那一路梅花槍，也是跟錢金福錢老闖學的吧？」

生日堂會爆出大事

翁瑞午畢竟是票友，不是科班，他小生戲無所不通，無所不精，偏偏不曾聽說「鎮潭州」一戲中還有一路梅花槍要耍。因此，他怔了一怔，問道：

「梅花槍？鎮潭州那兒有梅花槍呀？」

這麼一問，露蘭春可就正中下懷了，她欲擒故縱，笑格格的說：

「嗨，午生，你別裝佯好不好，誰不知道岳老爺宿營入夢，楊再興的老祖宗楊老令公上場，教了他一路梅花點額百勝金鎗嘞。」

這是翁瑞午聞所未聞的另有一功，難怪翁瑞午一聽，便被露蘭春強烈的吸引住了。他一個勁兒的央求露蘭春露兩手，給他開開眼界。露蘭春故意的推辭了一下，便從美人榻上欠身而起，柳腰款擺，蓮步輕搖，就手抄起一支鷄毛帶子，以帶爲鎗，嘴裏唸着鑼鼓點子，一手一手的舞起梅花鎗來。

果不其然的就把個翁午生看得呆了，這一路梅花鎗他確實不會，萬一聶榕卿臨時一高興，要在「宿營入夢」之際把這套楊家梅花鎗也搬出來，翁瑞午一竅不通，豈不是要當場砸鍋，想到這裏，翁瑞午把當晚粉墨登場的一顆心全部涼却，他萬般無奈，情不得已的說：

「露老闆，說真格兒的，這一路梅花鎗，我聽都沒聽過。我看今天晚上還是你上揚再興吧，免得叫我當衆大鬧笑話。」

一路無中生有，全憑露蘭春憑空杜撰的梅花

鎗，果然把翁午生唬住了，他唯恐當衆出醜，誠心誠意的自動讓賢，然而，露蘭春好不輕狂乖巧，她目的達到，偏還拿驕，雙手直搖的道：

「不行不行，這兩天老爺正在跟我鬧盤扭，連拜壽都不許我去呢？我可沒有這麼大的胆，去讓他老人家光火，生氣。」

反過來變成翁瑞午苦苦哀求露蘭春了，當他打恭作揖，好話說盡以後，露蘭春才叫他把堂會戲碼子拿出來，兩個人琢磨琢磨，露蘭春拿起戲碼一看，但見當日晚上聶榕卿的五十五歲壽辰堂會，一共有下列八齣精采好戲——

- 長生樂 三刻鐘
- 滿床笏 三刻鐘
- 玉玲瓏 三刻鐘
- 硃砂痣 六刻鐘
- 魚腸劍 三刻鐘
- 水簾洞 六刻鐘
- 藍花河 四刻鐘
- 鎮潭州 六刻鐘

露蘭春屈指一算，前七齣戲演下來，時間已是午夜一時了。她便跟翁瑞午定計的說：

「這麼吧，咱們就暫且瞞住我老爺，來上一次雙演楊再興，你唱前面，我頂後頭，兩下子一湊合，把這齣戲應付過去。」

翁瑞午如逢大赦，喜從天降，一疊聲的磕頭，直在向露蘭春道謝，於是兩個人又盤算約定，當夜十二點半以後，露蘭春悄悄的溜進老共舞台後台，神不知鬼不覺的來上一次掉包。

順利完成潛入聶公館之計，露蘭春回到都城

飯店，跟薛二一說，她怎樣騙過了翁瑞午，唬得他一愣一愕的，心甘情願幫忙她進入聶公館。兩個人苦中作樂，大笑不止，決定當天晚上依計行事。再撥個電話給張師，通知他這個好消息。

當晚，聶榕卿過五十五歲生日，太平盛世，人人富而好禮，虛家灣聶公館衣香鬢影，冠蓋雲集，私家汽車從虛家灣排到了徐家匯楓林橋，大上海有點身價的人全部到了，然而却沒有一個人曉得當夜台上戲中有戲，台下另有節目，一件轟動一時，傳誦久遠的大事即將發生。

三大亨到露蘭春來

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林，滬上三大亨，端坐在堂會前排貴賓席上，一面觀賞戲文，一面不時的在思索，倒要看露蘭春今夕如何出現，如何混進聶公館來，再乖乖的跟黃金榮回去。

那一邊，在都城飯店，一敲十二點鐘，露蘭春方始好整以暇的對鏡上戲裝，雉尾生全部行頭她現存着有，她要化好了妝，悄悄溜出華洋雜處的都城飯店大門，再由薛恆親自駕車，把這位盛裝的宋朝名將，雉尾小生送到虛家灣聶公館。

如此這般，巧妙安排，却把當日與高采烈的壽星聶榕卿瞞在鼓裏，絕無所知。他粉墨登場，興會淋漓的紅氍毹上扮演岳飛岳老爺，幾場戲演下來，他正覺得有點累乏，便乘這個空檔，到後台特備的小房間裏香幾口鴉片烟。這時候，尤有清客幫閑們圍在他的身邊，一疊聲的稱讚他今晚演出的精采，扮相的奇帥，聽得「岳老爺」聶榕卿好不稱心開懷。

這時候，舞台上楊再興已經上了，正在起霸，接下來就該「岳老爺」登場，後台管事親身來催，「岳老爺」便再深深的吸一口鴉片烟，伸個呵欠起來，振作精神再上台亮相。

壽星親自扮戲以娛嘉賓，台下的觀眾自然要捧足贏輸，「岳老爺」一出門便來上一次聲振屋宇的碰頭采，把個「岳老爺」樂得笑呵呵的，行頭簇新的龍套擺好陣勢，鑼鼓點子敲得震天價響，旗門影裏兩陣對圓，楊再興一槍刺向「岳老爺」。便在此時，貴賓席中爆出哈哈大笑，接着便是一陣哇哇亂叫：

「好個露蘭春，妳怎麼殺起妳乾老子來啦！」

台上下衆人一驚，定睛看時，發現是滬上三大亨之一的張嘯林，他手裏拿一支翡翠旱烟袋，正在座位上仰天大笑不已。

「岳老爺」聶榕卿在台上仔細一看楊再興，剛才還是翁瑞午扮演的，才香了幾口鴉片烟，爛銀盆鑑可不裹着個千嬌百媚的露蘭春嗎？當下聶榕卿的這一氣，真是非同小可。露蘭春千不該，萬不該，不該利用他五十五歲的生日晚會，施陰謀詭計，狡獪伎倆，在他家的堂會戲舞台上出現。她顯然置聶榕卿的鄭重交代於不顧，硬闖進來叫他當場出采。這一下，露蘭春捲逃分明與他有關，「岳老爺」跳進黃河都洗不清了。

「岳老爺」氣冲牛斗，怒髮冲冠，他重重的把手中點鋼鎗往台上一摔，「岳老爺」戲都不唱了，他咬牙切齒，大發雷霆的說：

「黃老關，你們有話自家去說，我聶榕卿管

不了你們的事！」

說罷，他便氣呼呼的直奔後台去了。

紅氍毹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尷尬的場面，台上台下一致驚得呆怔住了。露蘭春深感愧對聶榕卿，她是不該利用他的生日晚會，叫他大大的掃了興，而且還會被傳為天大的笑柄。她爲了極力補救，施展出平生武藝，在台上耍了一手極漂亮的梅花槍，但見銀光團團滾滾，如瑞雲飛舞，花團錦簇，由而博得台下觀眾一致熱烈的掌聲。然後，全劇在高聲喝采之中結束。

台下的黃、杜、張三大亨，一見露蘭春下台一鞠躬，轉身到後台去了。張嘯林便推推正在納悶的黃金榮，低聲的催：

「我們也到後台去吧！」

爲了辦到他所交代的一點，露蘭春要在上海聞人衆目睽睽之下，從盧家灣聶公館乖乖的跟黃金榮回鈞福里去。黃金榮明明知道聶榕卿業已表明堅定立場，峻拒於先。露蘭春還是用盡心機混進聶公館來。黃金榮深知露蘭春爲這一件事費了多麼大的心力，將會付出多麼大的代價。他也不能不有所感動了。因此，就在這一念之間，黃露紛爭，局面急轉直下。

聶榕卿中了露蘭春的計，憋了一肚皮的悶氣，回到後台他一語不發，馬上就卸裝下妝。「岳老爺」換穿上便衣，就着洗臉盆，洗去臉上的油彩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黃杜張三大亨走了進來。

一轉頭瞧見了黃金榮、杜月笙和張嘯林，聶榕卿沒好氣的直揮手說：

「黃老關，你勝利了，你把露蘭春帶走吧，

我聶榕卿無話可說了。」

協議離婚結束孽緣

「殺人不過頭點地」，聶榕卿無可奈何，都把露蘭春一逕逃到他家的重担，一肩膀扛上了，認輸認罰，悉聽尊便。光棍打加一，不打九九，黃金榮當然不便再置一喙，他僅祇微微點頭，說一句：「打擾你了，岳老爺！」便領着杜張二人走了。

但是聶榕卿行事漂亮，心細如髮，他看黃金榮不爲己甚，落門落檻的走了。一不嗔怪，二不找他的麻煩，不禁也有點心生感激。他連忙拿一條毛巾，迅速揩乾臉上的水，喊住了黃、杜、張三大亨，鄭重其事的對他們說：

「請黃老關坐我的汽車回去。露蘭春既然是從我這裏找到的，那就應該由我的汽車把她送回黃公館。」

黃金榮不僅暗中佩服，連聲的說：

「謝謝，謝謝！」

同時，他也在心中打定了主意，要漂亮就大家一路漂亮到底，他和杜月笙、張嘯林離開了聶榕卿的那個房間，回過頭來便對杜張二人說：

「戲散了，你們二位各自回家吧。這邊的事情，我自己料理。」

杜月笙、張嘯林不便多說，「嗯」了一聲，逕自走了，這一頭，黃老關乾脆連露蘭春的化妝間都不踏進去，他一直轉出聶家後台，走到大門外，坐上聶榕卿的私家包車，靜靜的等。

不一會兒，張師夫婦便陪着神情緊張，舉止

失措的露蘭春來。黃金榮却像有介事，正襟危坐，看都不看露蘭春一眼。等張師夫婦和露蘭春一鑽進了汽車，他仍然安坐不動，一語不發。

因此，這一部聶府汽車上的四名搭客，就這麼各懷心事，一路悶聲不響的，風馳電掣般駛向鈞福里黃公館。黃金榮打定主意，心中篤篤定定，露蘭春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，難免暗懷鬼胎，心跳突突。張師夫婦則尚不知後事發展究竟如何，便一個勁兒的出冷汗，顯得坐立不安。一直到汽車開到黃金榮家門口，四人依序下車，黃老闊從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，賞給聶榕柳的司機，那名司機一見賞賜如此其多，喜出望外，忙不迭的在說：「謝謝」，方始劃破了寂寥。

爲時已在午夜兩點半，四個人下得車來，夜風習習，四週寂寂，黃金榮還是默默無語，他只是領頭在先走，保鏢打開大門，四人魚貫而入。露蘭春重回傷心地，心中有如上殺場一般的緊張，嘴裏說得硬，其實還是駭怕，不知道黃金榮將會怎樣處置她。然而，當一行四人都進了客廳，黃老闊一脚站定，開了金口，他那一句話一說出來，才叫其餘三人大吃一驚。

因爲，黃老闊眼見覆水難收，先已決定網開一面了。他只想當着衆人，把露蘭春從她義父聶榕柳的家裏帶走，他所要的祇不過是這一個小小的場面，露蘭春一腳踏進黃家客廳，他立刻就說：

「明天上午十點，在律師事務所見面！」

話一說完，他扭回頭就上樓睡覺，留下張師夫婦和露蘭春，站在客廳裏面發呆，尤其是露蘭

春，難過得直在想哭，她感激黃金榮的寬大爲懷，不咎既往，同時尤有被他猛然攔了一記耳光的感覺。黃老闊費了這大的事把她找回去，從聶家到黃家，他不曾正眼瞧她一瞥，這便是很顯然的在說：

「妳這個濫污女人，現在我不要妳了！」

次日上午十時，雙方在法籍律師穆安素事務所辦好了離婚手續，簽字如儀，了結了一段風流孽債。不用說，露蘭春所捲逃的滿貯機密文件公事包，原封不動的交回了黃金榮。離婚條件只有下列兩條：

一、露蘭春今後不許離開上海一步。

二、露蘭春不准再度露面演唱。

黃露脫幅以後，事隔多年，露蘭春應友好懇邀，上樹德堂電台作揭幕式的空中演播。她跟她業已正式結婚的丈夫薛恆方要登車出發，忽來電話，電台所在地附近已有黃老闊派來的人守候，吓得小兩口子忙縮回去，從此以後，唯有洗卸鉛華，深居簡出，了結她多姿多采的一生！

華籍探長「拿摩溫」(No.1)

黃金榮在華洋雜處，五花八門的黃浦灘，從前清末年至到民國十六年宣告退休時爲止，始終在東方罪惡淵藪的上海法租界擔任「拿摩溫」No.1 華籍探長，因此，他一生之中所經歷的重大案件，直如恆河沙數，難以勝計。若干年來曾經有很多人說過，如欲將黃金榮所偵破的案件，一一加以描寫記錄，堅信決不亞於風靡全球的「

福爾摩斯」等探案。

然而，在黃金榮的一生之中，他自認爲最光榮，最有意義的一項破案紀錄，便是民國二年癸丑，掀起癸丑二次革命軒然巨波的宋教仁被刺案。縱然宋案偵破，黃金榮不過是許多與有力者其中的一位，但是他仍位列極重要的一環，刺宋案凶手武士英即由他親手擒獲。所以，在記述黃金榮此一驚天動地第一奇案時，特地改變方式，邀請黃金榮長孫，刻在台灣經商的黃起予先生口述，再由作者加以筆記整理，以就教於中外雜誌讀者諸位女士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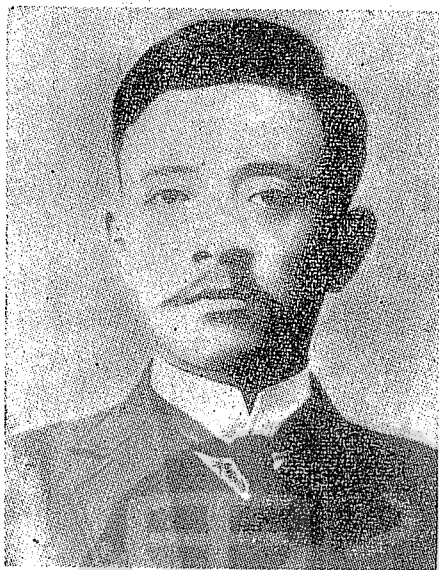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北站霹靂一聲

衆家老闊黃金榮，字錦鏞，他是上海聞人之一，若干年來，上海人尊稱他爲「黃老闊」而不知名，後來又稱黃老太爺。他曾在上海法租界擔任過保護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重責，掩護並且營救過許多從事秘密工作的革命黨人，組織聲勢浩大，擁有武裝力量的共進會，協助清黨，又曾偵破無數轟動一時的巨案。將近半個世紀，他的故事逸聞傳誦遐邇，報章雜誌所刊載的，堪稱汗牛充棟。黃起予先生是黃金榮的長孫，大陸淪陷以前，黃起予長日和他祖父爲伴。黃金榮在民國十六年，他聲譽如日中天，事業登峯造極的時候，急流勇退，告老還鄉。他在他那座斥資兩百餘萬銀元建造的黃家花園裏，常時一榻橫陳，噴雲吐霧，他愛和黃起予細訴當年的往事，尤其對於宋教仁被刺經過和臨刑車案講述最爲詳盡。黃金榮身材矮胖，皮膚黑黝，目光炯炯，口大容拳，在外

貌上看來他是如此的平凡樸素，然而他的一生，却充滿了浪漫傳奇的絢爛色彩。他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裏，從巡捕做到總探長，其間歷時卅年。

黃金榮除了在捕房裏有一批部下，在他的同福里家中，（後遷八仙橋鈞培里一號），還住有着一批朋友，他們都是隨時候命，俟機而動，幫忙黃金榮辦事的。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豪傑之士，他們多是黃金榮親自延攬得來，往後譽滿全國，成爲聞人的杜月笙、張嘯林、金廷蓀、馬祥生、顧掌生、徐福生、陳榮生、王全生、蔡洪生等，都曾是黃金榮的得力助手。

早期革命黨的重要人物，每到上海有所活動，大都以法租界爲根據地，便是由於黃金榮明裏



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的革命先烈宋教仁遺照，刺案兇手武士英係由衆家老闖黃金榮親手擒獲。

暗裏，盡量保護的關係。他和革命黨有所淵源，除了他自己傾心革命，同時，他的兩位好朋友，楊虎和徐福生，也大有穿針引線、諄諄善誘之功。早在上海光復以前，他便因楊虎先生的介紹，認識了同盟會的東南重鎮，革命先烈陳英士先生。民國四年楊虎發動肇和軍艦起義，開砲轟擊製造局，企圖推翻陰謀竊國，帝制自爲的袁世凱，徐福生即會担任聯絡和軍火供應的工作。

民國二年，黃金榮承辦了他一生中最高人的一項謀殺案，他親自逮捕暗殺中國國民黨代理理事長、前農林總長宋教仁的兇手——武士英。

宋教仁先生字鈍初，號漁父，湖南桃源人，早年留學日本，創辦『二十世紀之支那』報，和

黃興、劉揆一等共同主持『華興會』，從事革命。一九〇五年七月廿八日會晤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同年八月二十日華興會與國父籌組之興中會合併，共組中國革命同盟會，以『二十世紀之支那』爲機關報，宋教仁被推担任司法部檢察事。

辛亥革命成功，國父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宋教仁任法制局長，同年三月十日南北和議告成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，宋教仁代表國民黨參加唐紹儀內閣，任農林廳長。七月十四日辭職，他從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南京而到上海，以在野黨領袖的地位，鼓吹實現政黨內閣制，揉合新舊勢力，導政治於正軌。當時，北平上海謠言紛紜，都說

宋教仁和黃興活動推舉黎元洪爲正式總統，而由宋氏出任國務總理，掌握實際政權。

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，晚上十點多鐘，宋教仁先生從上海寓所抵達北火車站，他要搭乘十點三刻的特別快車到南京，然後轉乘津浦路車由天津到北平，出席國會。

上海北站當時的佈置，進車站左邊是國會議員休息室和頭等旅客休息室，右邊是售票房和車站辦公室，正中是大候車室，一間高敞無比的大廳。剪票口在正對大門的月台之前，左右兩側各有鐵椅數排，最左有一道邊門，通到滬寧鐵路公司。

宋教仁先生和同行者及送行者，黨國要人黃興、廖仲凱、于右任、吳鐵城、陳策、拓魯生一齊步入議員休息室，談了一會。送行的于右任和吳鐵城先生先出房間，走到剪票口右邊，倚在鐵欄上談天，準備就在這兒送宋教仁他們上車。

十點四十分，距離開車還有五分鐘，留在休息室裏的五位先生，分作兩批步出休息室。黃興、拓魯生和陳策從朝向月台的正門出去。宋教仁和廖仲凱且走且談，由正對售票房的側門而出。

兩批人走到售票房前，開始會合，連成一排，齊步前進。排列次序是拓魯生走在最左，黃興次之，陳策居中，廖仲凱最右，宋教仁置身廖仲凱和陳策之間，稍微落後了半步光景。

大膽行凶的刺客叫武士英，他就躲在辦公室與售票房附近，他看見五位大佬漸行漸進，便在

衆目睽睽之下，向宋教仁先生開了一槍。當時因為人多嘈雜，槍聲又低，還不會有人發現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。宋教仁先生手拊右腰部的傷處，踉踉跄跄，勉力奔向右前方的一張鐵椅，他伏在椅沿喘息，突然間不支倒地。于右任、吳鐵城距離鐵椅不遠，他們把這一幕看得很清楚，立刻趕到宋教仁的身邊，黃興、拓魯生和陳策、廖仲凱，這時也驚悉發生劇變，他們快步跑上前來探視。

于右任扶起宋教仁的上半身，他受傷雖重，神志仍極清楚，他十分憤恨的大叫一聲：

『我已中槍了！』

於是上海北站一時人聲鼎沸，秩序大亂，有很多人看到那名兇手，他身材矮小，動作敏捷，穿一身黑色軍衣，下手以後立刻匍匐於地，再向左右連開兩槍，用以嚇阻追捕。這兩槍幸好不會另外傷人，但那兇手急速起立，他雜在人叢之中，穿過大半個候車廳，一路往鐵路公司方向，低頭猛衝，捨命奔逃。

于右任一面扶定宋教仁，一面從容指揮，他請朋友快去追捕兇手，同時，借一輛汽車來，將宋教仁送往醫院急救。

宋教仁先生被送到老靶子路滬寧鐵路醫院，可惜醫生不在，唯有躺着等候，時近午夜，一室愴然。宋教仁的傷口開始劇烈疼痛，痛得無法忍耐，這時候他力氣非常之大，攬住于右任先生的肩背，使于先生的頭部緊貼他胸口，他斷斷續續的說出臨終遺言：

『一、所有存放南京、北平、東京的書籍，

一概捐贈南京圖書館。

二、我家本窮，尚有老母倚闥，希望諸位同志友好爲我照料。

三、諸公應勉力進行，不必以我爲念，而遽予放棄責任。』

他不停的喊痛，又憾恨無窮的說：

『我爲調停南北爭執，費盡心血，而造謠生事者和一般同胞不知原委，每多誤解。我受此痛苦，夫復何言！即令一死，亦何可悔！』

午夜時分，外籍醫生考爾平(Dr. Crippin)氏匆匆趕來，當即在宋先生的傷處施行手術。十二點三十分彈頭取出來了，形狀尖而小，有人說是由六寸六響的勃朗林手槍所發射。

由於宋教仁中彈的主位接近心臟，流血雖然不多，但是非常之痛，考爾平醫師於彈頭取出後，即刻爲他注射止痛針劑，以使他能安然睡去。然而打過了針，宋教仁仍舊聲聲喊疼，而且輾轉呻吟，其聲淒厲，令人聽了心酸難忍。

于右任先生他們問考爾平醫師，宋教仁是否有生命危險。考爾平聳肩苦笑的答道：

『現在還不敢說，至少要等到四十八小時以後，或者會有好消息。』

在場的人心情極爲沉重，移時黃興先生向警方報過了案，匆匆趕來，他一進病房，宋教仁便向他招手，目光閃閃的望着他說：

『假如我死了，諸公還是要往前做。』言罷又叮囑他說：『你替我打個電報給袁總統，報告我已遇刺。』

黃興先生擬好了電報稿，讀給他聽，宋教仁

這時精疲力竭，沉沉的睡去。他這一覺一直睡到兩點鐘，忽又醒來，而一醒便大聲的喊痛。

陳英士大叫不甘心

于右任先生在上海所辦的民立報，一位澈夜守候的記者周錫三走進病房，看護請他幫忙，扶起宋教仁先生，用玻璃器血盛他的便溺；痛苦掙扎二十分鐘，瀉出一盅鮮紅色的血液。

宋教仁先生實在忍受不了傷口的劇疼，他抓住周錫三的衣服，恨恨的說：

『我不怕死，我這一輩子出生入死，都習慣了！可是這麼樣的痛楚，使我真吃不消，只要醫生他讓我止痛，雖死我亦無憾！』

周錫三一再的安慰他，請他鎮靜，宋教仁先生又萬分感慨的說：

『南北和議竟有這麼樣難！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事。唉，時事如此，怎麼辦啊！』接着，他又自言自語的往下說：『罷了罷了，不再談了！只可惜兇手逃走，不知道究竟是誰在誤會我呀！』當其時，鐘敲六響，天快亮了，看護對惶急萬狀的周錫三說：

『醫生就要來了。』

移時，考爾平醫生進來，周錫三連忙上前，報告宋教仁先生的情況。醫師詳細的檢查了體溫、脈博和傷口，他搖搖頭，在宋教仁的左臂再注射一針嗎啡。

打過針，宋教仁總算又告入睡。安靜不了一小時，病房門外人聲雜沓，一下子來了許多探望

傷勢的朋友和記者。醫生說：不許任何人擅自進入病房，以免影響宋教仁的腦力。被允准在病榻之旁守護的，只有黃興、于右任、陳英士等諸先生。

十時二十分，宋教仁又悠悠醒轉，痛得好些了，却在不斷的嘔吐，醫生再來，黃興請求再延一位醫師會診。考爾平答應了，他請來畢林哈斯醫生。兩個人一研究，所宣佈的結論是：

『宋教仁先生必須再施行開刀手術，始有希望，請親友們從速議決。』

黃興先生剛走，于右任先生乃向在場朋友徵求意見，贊成開刀的居多數，兩位醫生獲得同意，立刻電請傑克生和摩亞兩位醫生來院協助。于右任抽空打電話去找黃興和陳英士，他們隨即趕來了。下午二時，宋教仁被移送到手術室，大家都想跟進去探視，可是醫生拒絕，只准予右任一個人進入。

開刀完畢，于右任出來向大家報告：宋教仁開刀時，先薰了麻醉藥，部位在腰腹之間，刀口約六英吋。往內探視，發現大腸有一處被槍彈穿破，腸中食物，時時溢出腸外，這是形成劇痛的主因。同時，腸外的血液也因而浸入腸裏，於是大小便均有血液。醫生替宋教仁將大腸傷口縫補起來，又把淤積的血塊加以清除，然後縫合刀口，解除麻藥。

自二次開刀後，宋教仁仍在不時喊痛，體溫降低，兩眼頰向上翻，五時再注射嗎啡針。侍疾的朋友聽到有人說：方才開刀時醫生檢查內部，曾發現宋教仁的腎部也受了傷，且曾出血，痛楚

恐怕只有越來越厲害。大家聽了，唯有面面相覷。

三月二十一日夜裏十點多鐘，宋教仁以其堅強的生命力，在極危殆的情勢下，已經撐過了二十四小時，又有醫生來，說是他的傷勢可能會有轉機，人人都在深心慶幸。十二點，另兩位醫師來到，他們用英語討論，懂英語的人側耳傾聽，低聲譯述給其他的人：情況未可樂觀。因為那兩位醫生私下在說：宋教仁腎部受傷流血過多，情勢實在危險，言下之意，醫方已經束手無策。

一羣人焦灼憂傷，坐視宋教仁呻吟呼號，在他垂危生命作無效的掙扎。午夜十一時，宋教仁的眼睛連連朝上翻瞪，有人去摸他的手腳，發覺業已冰冷，於是驚駭大叫。急忙遣人去請醫生，醫生直立病床之前，注視宋教仁良久，然後絕望的搖搖頭說：

『我看是無法救治了！』

四週響起輕微的啜泣之聲，此起彼落，歷久不散，突然，彌留中的宋教仁睜開了眼睛，嘴唇也在蠕蠕的噏動，他的祕書劉白一眼看見，立刻湊近他身邊，高聲的問：

『先生，你要說什麼話嗎？』

宋教仁先生兩隻眼睛定定的看住他，氣喘咻咻，十分艱難費力的回答：

『我所要說的，都告訴右任了。待我死後，一切事情和右任商議辦理。』

劉白俯下身去，嘴巴貼近他的耳朵，再問一句：

『先生有沒有遺囑？』

整間病房鴉雀無聲，在令人窒息的靜闕中，大家聽見宋教仁喟然一聲長歎，他清清楚楚的說了他在人世最後一句話：

『一兩個鐘頭之內我就要死了，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？』

這時，在場的人都知道宋教仁易簧期近，已屆最後訣別關頭。有人忙着跑出去打電話，接人，凶耗四至，親友紛來。黃興、陳英士、于右任、居正、曾鏞、周錫三、劉白等十幾個人圍繞在病榻四週，目不轉睛的向宋教仁先生注視。宋教仁面容漸趨平靜，彷彿劇痛盡去，全身已失知覺，他口蠕舌顫，訥訥不能言，眸子却在不停的轉動，環視在他身畔送終的好友。他的兩隻手，忽然頻頻在做神經質的動作，或而雙手合什，或而交叉抱胸，彷彿他正以手勢代表語言，表明他的悲天憫人，軫念國是，愴懷老母，告別友僚。他的臨別神情舉止，使在場諸人無不為之泫然涕下，黃興先生熱淚盈眶，他用自己的額頭抵住宋先生面頰，聲音時斷時續的悲呼：

『鈍初，鈍初，你放心吧！』

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廿二日晨四時，宋教仁先生傷重殞命，享年三十二歲。他雖氣絕而目不瞑，他瞪眼直視，狀至駭人。黃興先生和劉白幾次撫揉他的眼皮，想使他瞑目而逝，但是眼臉剛闔攏，便就張開來，宋教仁始終雖死猶生。這一幕幕的傷慘景況，看得陳英士先生熱淚泉湧，他捶胸頓足，號啕大哭，一聲聲的發出怒吼：

『不甘心，這事真不甘心！』（未完）